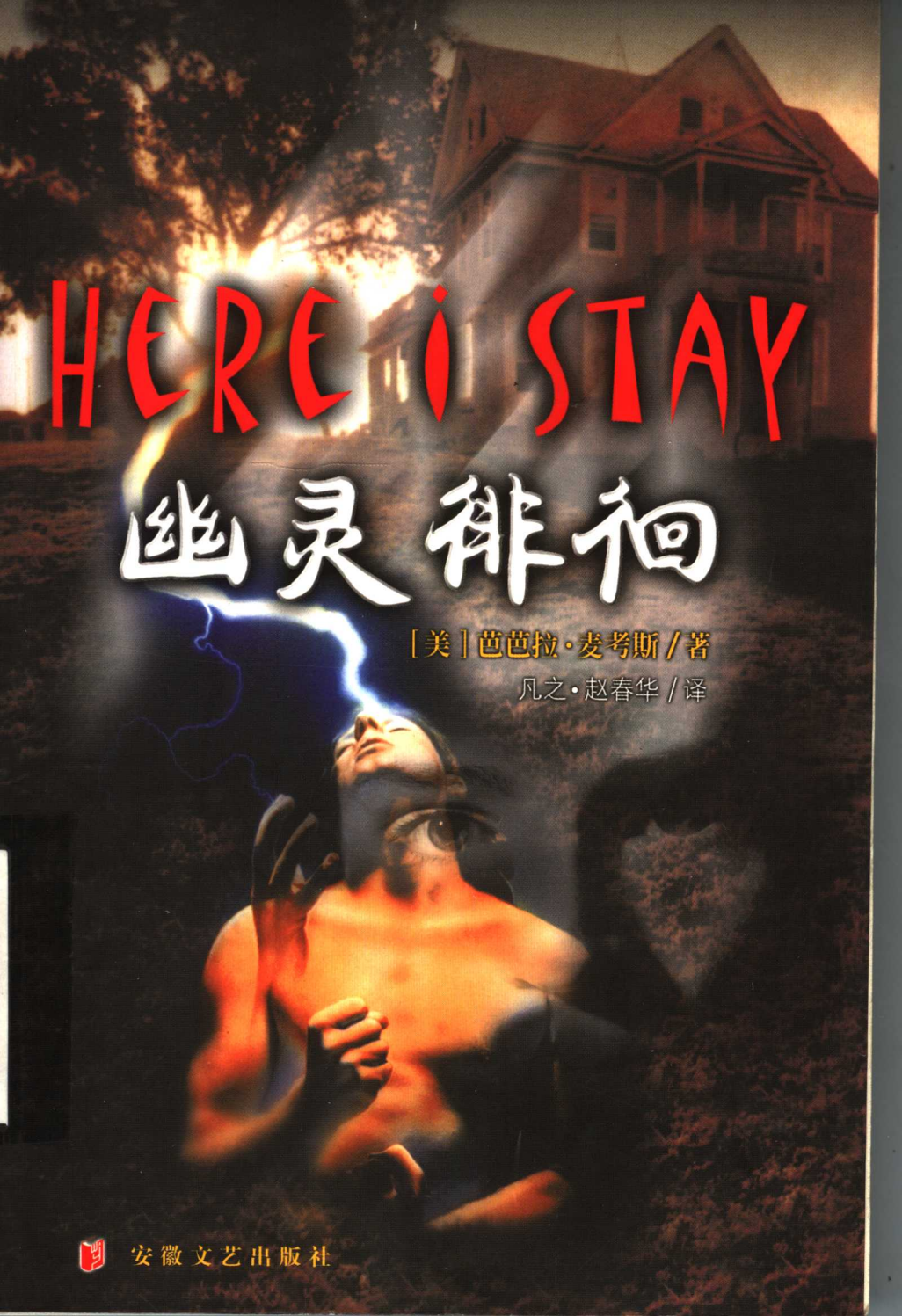




HERE I ST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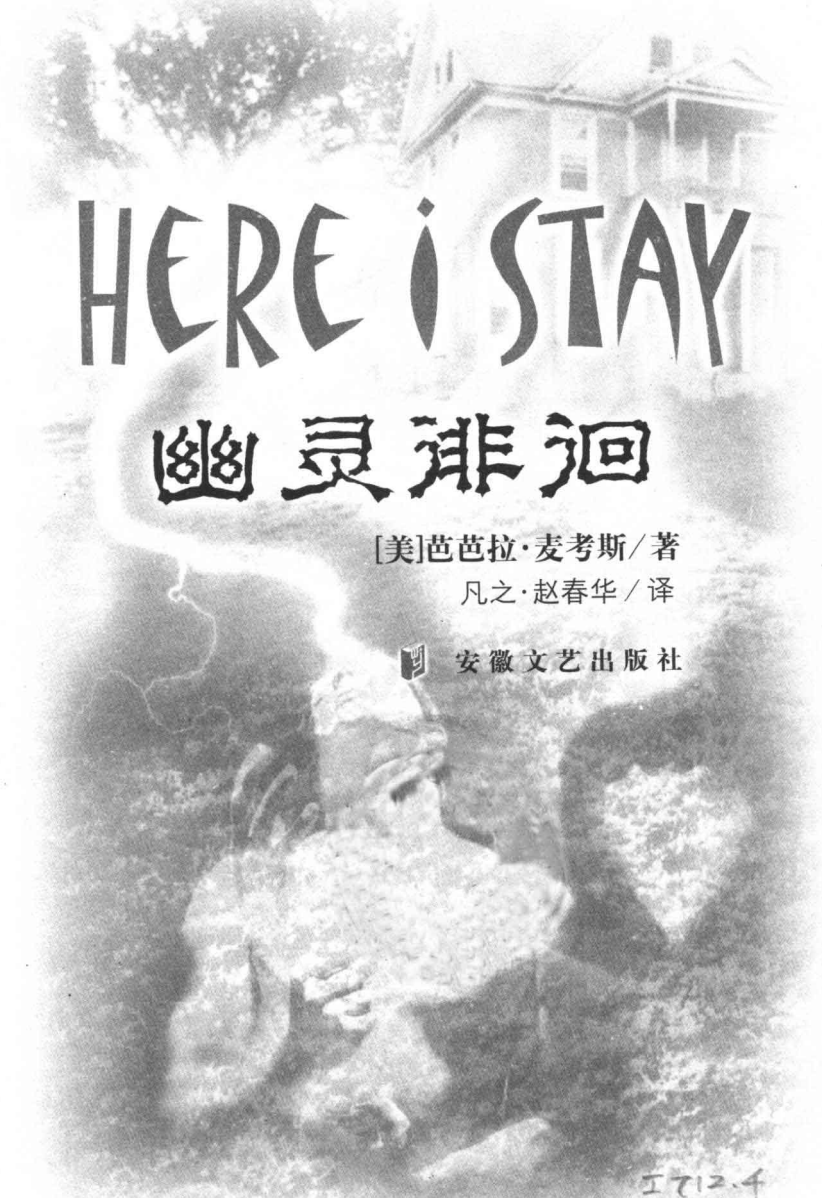
幽灵徘徊

[美] 芭芭拉·麦考斯 / 著

凡之·赵春华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HERE I STAY

幽灵徘徊

[美]芭芭拉·麦考斯/著

凡之·赵春华/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IT12.4

1617

RBG19/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灵徘徊/(美)麦考斯著;凡之,赵春华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96-2050-1

I.幽… II.①麦…②凡…③赵…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588 号

幽灵徘徊

(美)麦考斯 著 凡之 赵春华 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50,000

印数:5000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050-1/I·1896

定价:15.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幽灵徘徊》是美国当代著名神秘小说作家芭芭拉·麦考斯的名作之一。Barbara Michaels, 原名 Barbara Mertz Bio, 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 因在埃及文化研究上的成就取得博士学位; 曾任美国犯罪学作家联盟的主席。她用 Barbara Michaels 的笔名写了 29 部悬念小说, 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六期最畅销连载。因其在神秘悬念小说创作中的杰出表现, 美国神秘小说协会授予她伟大成就奖。

这部小说以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屋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动人故事——

安吉拉和吉姆姐弟俩自幼失去父母, 无依无靠。为了维持这个家, 为了把弟弟拉扯成人, 姐姐安吉拉把自己所有的理想和欲望埋藏在心底深处。她辍学后四处打工挣钱, 在一家汽车旅馆谋到份差事, 并逐步升迁到助理经理的位置。坎坷的经历磨砺了她的意志, 也扭曲了她的性格: 她像母亲般呵护着弟弟吉姆, 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也要让弟弟上最好的大学; 她独断专行, 刚毅倔强, 容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她充满戒心, 厌恶怜悯, 不肯接受别人的半点施舍; 她不施粉黛, 清心寡欲, 让青春麻木地飘逝。姐弟俩惟一来往的远亲寡妇贝尔莎的死使他们的平静生活出现了转折。贝尔莎立下遗嘱, 由安吉拉继承她的全部财产: 一幢破旧的老屋连同周围三十英亩的坟

地、果园。从此，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仿佛上帝用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他们的命运。

吉姆在雨天驾车回校途中遭遇车祸，失去了一只腿，头部也受到重创。安吉拉拼尽全力，将弟弟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她打消了变卖老屋的念头，把它改建成一座假日旅馆。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姐弟二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可怕的梦魇始终缠绕着安吉拉，冥冥之中的力量时隐时现，神秘的气氛愈来愈浓：从不可理解的墓志铭，到坟前神秘的玫瑰；从贵妇人的自画像，到一再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而这一切又由现实中怪诞的生灵——名叫撒旦的大黑猫贯穿始终，使具象与表象溶为一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

我们是去年底拿到这本小说的原版书的。在一口气欣赏完小说，被小说的情节、人物、意境和语言深深吸引乃至赞叹的同时，我们也为能否比较准确生动地把它翻译出来而感到颇有压力。比如书名《Here I stay》，我们就曾译成《一生守候》、《关注一生》、《幽灵徘徊》等好几个名字。如果仅从字面上考虑，也许《关注一生》或《一生守候》比较贴切；但综合小说的主旨和意境因素，这两个书名又显得过于平庸。经再三斟酌，我们最后选定了《幽灵徘徊》。

虽然我们尽了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在翻译这本小说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种种错误，望专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目 次

译者序	1
主要人物表	2
引 言	3
第一章	6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9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0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97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39

第十四章	268
第十五章	288

这幅画像很奇特。吉姆似乎没有看出来,安吉拉也不想提醒他注意,但是画像中的人物纯粹怨恨的表情却使安吉拉大为吃惊。这种怨恨深不可测,令人心神不宁。虽说容貌没有改变,依然是端庄典雅、高贵大方的贵夫人形象,但从她上翘的嘴唇、紧蹙的双眉中流露出来的怨恨……还有那只猫。吉姆已经注意到了画像上的妇人与这小动物之间有着某种难以分割的联系,但他不明白奥秘究竟何在。

主要人物表

安吉拉·陶吉森(安迪)——兰德斯伯格的老房子的继承人,并
将它改造成“斯普林格果园饭店”。

吉姆(吉米)——安吉拉惟一的亲人、弟弟,大学生。

凯文——吉姆的同学。

贝尔莎·韦伯——老小姐,安吉拉的远房表亲,临终将自己的
老房子及周围的三十英亩土地馈赠给了安
吉拉。

弗雷德·布什维勒尔——律师,遗嘱执行人。

撒旦——贝尔莎小姐的猫,金眼、全身漆黑、巨大无朋。

罗贝卡·米勒——“宁丰”饭店的女老板,兰德斯伯格的老住
户。

马丁·格林斯潘——专栏记者兼作家。

林妮·霍契斯塔瑟——女佣,安吉拉雇佣的钟点工。

格雷·乔·布鲁魁斯特——林妮的未婚夫。

玛丽·柏洛德何斯特(费尔法克斯夫人)——墓中人,家族房产
的故主,画像中的
妇人。

引 言

最可怕的事情是忍受平凡的,每一天都能听到的声音:平庸的对话和从电视房中传出来的银幕上的笑声,育婴室里争论天气的变化和春装的样式,以及如何缝制无沿便帽的吵闹声。令人憎恶的是在邻近的病房里生与死的搏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其他人却能够熟视无睹,继续着生活中的琐细之事。以前她和朋友帮手们也像这样守过夜,但这次却完全不同。这次是吉姆。十九岁的年纪,相濡以沫——她惟一的兄弟,她惟一的亲人。

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的瘦小身躯,破旧的雨衣歪歪斜斜地扣在睡袍外面,她蜷缩着坐在这家医院专为吸烟者留出的椅子上。这个地方看上去十分吝啬,陈设和装饰破烂不堪,杂志还是六个月之前的。她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旁边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烟灰。她呆呆地蜷缩着,几个小时也不挪动,除了按熄烟蒂重新点燃另一支香烟。当电话铃声把她从静止状态惊醒的时候,她也只是抓紧外衣和小包,随即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短短的棕色头发一撮一撮地翘起,围绕着她那张没有装扮表情直露的脸。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英雄或一个斗

士,但却正在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而这惟一的敌人过去从没有失败过。“你不能够拥有他,还不能,我不会让他走。”

脚步在穿过之前靠近了,缓慢了。安吉拉·陶吉森没有理会。她嘴角边的肌肉勾勒出一丝怪诞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笑意。他们害怕她会再一次发生他们称之为歇斯底里的暴发,就像在急诊室里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那肯定不是一次完美的表演——乱踢,尖叫,打人——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她还咬了一个实习医师——但这使她达到了目的——对吉姆,她已经能够触摸他,握紧他那只满是血污的手去传递她的存在和她的意愿。她现在拼命去维系那种微细的无形的联系,用她身上的每一丝力量去增大这种联系。机敏的监护者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她不会再使用那种方法,除非她觉得那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他们终于来看她了。这个医生是她过去没有见过的。他作了自我介绍,眼睛小心翼翼地看着她,用一种不想过多介入极力保持客观的态度说着话。她问了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得到了期待中的回答:“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看起来吉姆的伤势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身上裹着绷带、纱布,硬僵僵的,与她那喜爱的年轻高大的运动员丝毫没有相似之处。她强忍着泪水,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到抓住他的那只手臂上。

他那苍白的嘴唇动了动,旁边的医生吃了一惊。她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护士弯腰看着吉姆,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爱丽丝?”

“安吉拉。”她肯定地说,“他正请求见到我,请让我和他说话。”

这次吉姆的反应更为强烈。他的手指,几乎是全身惟一未被绷带扎住的部分,是冷的,但不是死人般的冰寒;他的声音也大了些,说话的音调像是“爱丽丝”。某个姑娘,某个他正爱恋着的尚不为人所知的姑娘?不!她知道所有的姑娘,她已经约定了时间与她们见面,她知道在这些姑娘中间没有谁更特殊。除了她,这个既当姐姐又当娘的惟一的亲人,他还会喊谁呢?她紧紧攥着那冰冷的手指,试着去温暖它们。“握住我的手,吉姆,我在这儿,我会永远在这儿,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只要握住我的手。”

医护人员拍了拍她的肩膀,这回她没有反抗,顺从地走出了病房。这个医生似乎很高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安吉拉小姐,当然他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迄今为止大脑受损害的程度还不能确定——但病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他想活着。”

“他不会死,”安吉拉说,“我不会让他死。”

第一章

安吉拉从梯子上爬下来,往后退了几步去审视这个招牌。白底黑字,粗粗的字母公布了他们的信息:斯普林格果园饭店。招牌嵌在石头门柱上方熟铁锻造的撑架上,轻微地摆动着。安吉拉点了点头,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招牌是一目了然引人注目的,它终于挂了出来。她如释重负地跌坐在大门里面的长椅上,望着眼前的这幢房子。

她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很酸痛,但是,当她仔细察看着几个月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时,成功之后的甜美与满足使得一切劳累都不足挂齿。已是酷热潮湿的盛夏季节,翠绿的草坪从房前向外铺展开来,宛如天鹅绒般美丽;入口处浓荫蔽日的老树正炫耀着自己那翡翠般晶莹剔透的叶子。然而,空气中传来了秋天的脚步声——一道金色的光瀑泻落在枫叶之上,在棕色的橡树林中抹上了点点深红。在绵延无垠的群山背景和翠绿的草坪映衬之下,这幢房屋像是一座大理石的纪念碑矗立着,乳白色的油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维多利亚风格装饰的繁杂被峭立的建筑物和围墙的力度所淹没、征服,每一个俗丽的花体装饰都恰到好处地点缀在那儿。镶嵌在建筑物正面

北角优美曲线之间的宽大阳台上已经临时安置了藤制桌椅和一架老式的阳台秋千。屋里，一切都同样完美，既简洁舒适又充满迷人的魅力。

安吉拉把手伸向自己的后背，这种姿势现在已经成了习惯。她的背痛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也难怪，她刷油漆，挥锤子，擦这擦那；她和工人们争论，和承包商吵闹，和验收人打嘴仗。但这一切都值得。这座房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现在成就的标志，它是她的未来——她和吉姆的未来。回想起五个月前她第一眼看到这儿的情景，她的嘴角边挂上了胜利者的微笑。

三月的一个早晨，铅灰色的天空阴沉沉的，雾霭笼罩，寒风砭骨，下着冻雨，随时都会飘起雪花。当她把汽车停在入口台阶前的时候，霏霏雨雪扑打着挡风玻璃。吉姆坐在她的旁边，弓着身子，两个膝盖悬在那里招摇似地摆动着。他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而且还在长个子。他的无声的抗议与其说是对着汽车狭窄的空间，还不如说是冲着她拒绝让他来开车。他感到被深深地羞辱了，从市区过来的一路上他都在闹情绪——三十英里路程的沉默抗议，对这一切安吉拉并没有太多地给予理会。一看到这幢房子，他满腹的不悦立即被冲散了，“我的上帝！”他说。

“不要诅咒。”安吉拉随口答应着，但是她无法想象得到这件事情已在他心里形了解不开的结。

树叶已经落光，孤独而凄凉。曾经风姿绰约摇曳生辉的大树如今看上去像是个残废的巨人抬着患风湿病的手臂威胁着面前的这幢房子。房子有三层，加上双斜面尖顶下的一个阁楼和偏于一端的一处塔楼。长长的围墙——不是那种被漆

成方形小块,不易成片剥落破碎的样式。铁栏杆围绕着寡妇主人通常行走的小道,看上去像是一排破损的牙齿,锈迹斑斑。房屋的窗户多半被木制窗板盖住,支撑着门廊的台柱有一根已经破损,门口的台阶松松垮垮的,被石块勉勉强强支撑着。即使在阳光明媚的白天,这曾经令人骄傲的大厦的残骸也给人一种沮丧压抑的感觉。在那个阴沉幽暗的早晨,这景象更是难以形容。

安吉拉太失望了,连挪动一下的欲望都没有。她手握着方向盘,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这景象她并不是第一次看到,但这是她第一次作为拥有者——断壁残垣的拥有者,目睹此情此景。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每年来这儿探视贝尔莎表姐一两次。最后的这五年,老夫人——确切的说是她祖母的表姐妹——实际上已经很老迈了,她执著于一种旧式的不可理喻的决心独自坚守在她的房子里。她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也因为在她居住的这个小社区里能够雇到几个中年的只能干粗活的妇女来照顾老人。安吉拉记得自己曾经百无聊赖地想到过这幢房子的状况还在不断恶化,但是她没有太多地关注此事,她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直应该是她要考虑的。贝尔莎有着数不清的亲戚,然而他们都远走高飞了,安吉拉是惟一的能定期来看望老夫人的亲人。她能问心无愧地宣称自己从没有想从这儿得到好处的妄念。访问能够准时,部分是由于住得很近,部分是由于吉姆发现这位喀尔文派教徒坚定的责任感是如此的滑稽有趣。他把老夫人具有的新英格兰意识当作笑柄,不断地逗乐取笑,当律师把信送来的时候他开心地叫嚷着:“现在知道结果了,你的目的不就是欺骗老夫人把你当作她惟一的继承人吗?”

安吉拉却高兴不起来,“她或许留给我一些可怕的不值钱

的破玩意儿——一只夹着干瘪头发的胸针或是她收集的贝壳。也许是一些我能够卖出去的东西,我希望这样,我们能用这些钱。”

吉姆造型很好看的嘴巴闭紧了,当她谈论财政问题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见他妈的鬼吧,安迪,如果我们真是身无分文,我就去找个工作,我告诉你……”

“不!你要完成学业,没有谁比我更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我希望我能为你做得更好,不仅仅在州立大学。但是——”

“马里兰大学非常好,这是所好学校,我喜欢它。但是我希望我的上帝呀,你不要再谈论钱!”

他离开了房间。安吉拉低头凝视着自己紧攥在一起的手。他是对的,她确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个不停。吉姆恨自己得依靠她,他知道为了让他在学校读书,她的工作是如何辛苦。她已经拒绝让他申请学生贷款,她不想让他将来进入工作市场的时候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不懂得她痛恨欠钱。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一场意外事故让他们的父亲和继母命丧黄泉,使得他们孤苦伶仃,没有近亲的照料和帮助。安吉拉并不奢望得到谁的帮助,但是当她知道她那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父亲已经挥霍光了他大量收入的每一个便士,甚至没有买一份特别人寿保险时,她确实感到十分震惊。像许多男人一样,他拒绝考虑死亡的可能性。他才四十刚出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飞机的失事结束了他的职业、他的生命,也中止了安吉拉上大学的热望与抱负。

她开始做工,在一家汽车旅馆办公室当一名打字员——到手的第一份工作,但这已被证明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她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随着知识的不断补充,她在一家颇具规模的旅馆里做到了助理经理的位置,已经开始享受到这一职业

竞争所带来的乐趣。然而,这是一份要求极为严格令人难以忍受的差事,工作时间很长,不断地接听紧急电话。她不能够像自己喜欢的那样花费很多时间与吉姆待在一起。她把自己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吉姆,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除了通常年轻人都具有的一些毛病,他没有给她添麻烦。她从不后悔自己的社会生活经历仅限于学校演出、童子军会议、少棒联盟和学校足球队活动。吉姆在高中时就已经走遍美国,大学一年级他就被邀请出外参加橄榄球和足球比赛。他还想找一份临时工作,但她没有同意,运动和学习就已经够辛苦的了。当他发牢骚的时候她总是打趣地说:“不要埋怨这埋怨那,小子,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能挣多少?我期望有那么一天得到赞助也阔气一回。”

当律师告诉她,贝尔莎把一切都留给了她——这幢房子,里面的一切陈设以及房屋周围的三十英亩土地——她的反应是麻木的,难以置信,这里面一定有圈套。她在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中挣扎了这么久,她已经不相信好运 would 落在她的头上。

吉姆相信他们一定继承了一笔财富,虽然姐姐来看贝尔莎时他从不陪她一道。现在他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呆愣愣地看着这破旧不堪的房子,安吉拉认为他肯定和自己一样怀着愤愤不平几欲作呕的心情。她的手紧攥着。这房屋不是一头白象——它是一副肮脏的灰蒙蒙的腐烂的尸骸。那位律师已经警告过她,出售这幢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人认为价值不菲的宽大的老屋会热销起来。现在她知道他早已弄明白了这件事:她将不得不付钱给掮客帮她把这座废墟出手。

“那个该死的律师在哪儿?”她生气地问道,“他说他会到这儿来。我不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不上班,今天早晨他们就为这事指责我了。”